

濠江文化探微

——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談澳門文化



澳門，是我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隨着回歸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以及澳門產業佈局方式漸趨多元化，澳門的文化也開始成為專家學者甚至來自八方的遊客們關注的對象。那麼，澳門的文化有何淵源？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對本港的文化發展或回顧總結有哪些啟示？本報早前採訪了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了解他對澳門文化的認識和評價。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不僅僅是「賭城」

朱壽桐教授認為，澳門是一個有着相當文化積澱、文化內涵以及文化前途的地方。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澳門往往以「賭城」的形象示人，但這絕不是澳門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全部。他認為，澳門的文化積累，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是上乘和優異的。澳門是東方與西方的結合，也是傳統與現代的合一。

「首先，澳門的文化積澱來自於它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澳門雖然土地面積很小，人口也只有五十餘萬，但是卻擁有着極高的人口密度以及文化多元生態。」朱壽桐教授介紹道。若從大類上劃分，澳門有華人和土生葡人兩大族群。因應歷史的傳承與需要，直至今日，土生葡人在1999年澳門回歸後，依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與華人社會形成了較為全面與完善的良性互動關係。而在華人族群中，又分為廣東、客家、福建等不同方言區的居民。正是因為有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活，澳門被當代的語言學家們稱為城市化的「語言博物館」。長期的雜居、聚居生態，構成了大家和諧共融的生活態度，使得澳門成為多元族群相處的典範。朱壽桐教授認為另一個值得推介的文化歷史是，澳門是整個東亞地區，唯一一個整座城市被列為「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漫步於澳門的街頭，既可以見到新近建造的摩天大樓，也能夠發掘到嶺南集鎮的市井風情，更能夠欣賞到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城市建築。此外，澳門的歷史積累在宗教信仰上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天主教堂與墳場已經成為澳門的建築符號，但是媽祖廟的傳統中華祭拜也是華人族群不可缺少的精神寄託。正是因為有了歷史的積累，多元化的語言、族群與宗教信仰才能夠相安無事地在澳門這片不大的土地上共存，這當然是歷史積澱的象徵。

其次，朱教授認為澳門文化有着深刻的內涵意義與精神。正是為了發掘這種深刻的內在精神特質，澳門大學已經在澳門政府的支持下，設立了專門的人員與機構，來研究有關「澳門學」的課題。所謂「澳門學」的研究，就是尋找出澳門文化因子中的世界意義與坐標。朱教授眼中的文化深刻內涵，歷史的因素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因為在近代化以來的中國史與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澳門具有舉足輕重的獨特地位。朱教授

進一步解釋道，事實上，中國近代化以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書籍甚至人員的交流與往來，都是以澳門為中轉站完成的，這裡成為了西方進入東方的窗口，也是東方了解西方的鏡子。彼時的歐洲人，就是以澳門為主要跳板，深入了解中國、日本甚至整個東亞。借助於澳門的平台作用，大量的西方傳教士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各個省份。由此，也誕生了一種文化進入方式的討論。即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體系，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往往是以戰爭與殺戮的方式



■澳門街頭的人力車



■中式風格的澳門集市

完成的。但是，澳門的文化傳遞作用則是在平靜的氣氛中進行着。這突出體現了澳門的東西共生性。直至今日，西方文化在澳門，仍以側身而留的方式存在着，但它並沒有對華人社會的本土文化形成激烈的衝撞與影響。同樣，華人社會的文化內涵也得到了完美的保存，在回歸後更是有了顯著的發展，與西方文化形成了互利的現象。也許，這固然不是最為完美的文化狀態，但是卻堪稱是一種理想的文化共生形式。

再者，澳門的文化具有極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朱教授認為，澳門文化原本具有的啟示性與標本意義將繼續發揮作用，這種路徑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而在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發展模式多元化的期待與幫助下，澳門將會在旅遊業的基礎上，帶動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將是澳門未來極為難得的發展機遇。而傳統意義上的多元文化道路，也將繼續堅持下去。

沒有「被吞噬」的顧慮

澳門是一個小城市，在1999年回歸以後，是否有過文化或者生活方式被龐大的內地文化體系吸收或者吞噬的顧慮，這是記者感興趣的問題。朱壽桐教授的回答非常明確，在澳門，絕不存在文化「被吞噬」的顧慮或者擔憂。

他認為，這應當從兩個方面去看。首先，從澳門的角度來看，澳門特區政府積極促進當地的文化事業發展。前面提到的「澳門學」問題研究，就是在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的概念，並且得到了政府全方位的資助，可見其在政府文化規劃中的地位。其次，澳門是嶺南文化圈中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文化具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層次立體觀，並不是簡單的平行文化板塊，因而文化的保存具有持久的耐受力。再者，從澳門與內地的關係來看，兩者是互利共贏、相互促進的文化態勢，不能夠從對立或者衝突的角度去看待澳門與內地的文化比較。過分強調衝突和差異，其實是一種非常不現實的做法。

從中國內地的視角出發，更加不存在所謂「吞噬特區文化」的問題。內地目前正處於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多元文化的發展是內地社會進步的保證與財富。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才有澳門地區今日的繁榮，因此，基本的國家方針決定了澳門文化發展最有力的支持與基礎，其實是中國內地。



■朱壽桐教授認為，澳門是多元文化和諧相處的典範。

關於「深度殖民」的思考

記者留意到一個現象，在本港，許多人都會跟隨社會大潮，給自己取一個英文名。但是，在澳門，卻幾乎沒什麼華人給自己取葡萄牙語的姓名。這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朱壽桐教授認為，澳門人在國家與民族認同感上，是非常真實而高昂的。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在澳門維持其統治時，是以外來者的心態來看待華人居民，因而未有進行深度的殖民。

具體言之，朱壽桐認為，葡萄牙人統治澳門時期，並沒有進行價值輸出與意識形態灌輸，從而在葡萄牙人與華人之間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分界點。精英階層盡為葡人，大眾階層是華人。二者處於互不相干的狀態。而葡萄牙人統治澳門期間，有着明顯的歧視政策，華人難以融入進入主流社會，因而在澳門，人們的國家認同從未未被破壞過，民族認同的情感始終沒有離開過祖國。

談到前一段時間香港與內地的民間情感問題，朱壽桐教授以澳門為例，認為社會輿論應該在有可能出現族群問題的背景上發揮好正確的宣導作用。他認為，在香港，似乎存在着一種看不見的機制，將原本是個別人問題的事件普遍化、族群化甚至政治化。這是非非常值得警惕的一個現象。



■遊人絡繹不絕的大三巴牌坊

謙卑帶來文化共融

澳門雖小，但是我們看到了澳門文化的自信與豪邁。相比較而言，本港無論是人口還是土地面積，都比澳門大很多，但卻有人不斷憂慮香港被「邊緣化」。這裡的「邊緣化」，主要是擔憂本港的文化優勢盡失或者文化特質消失。但是若從澳門的文化實踐來看，其實大可不必。

在澳門的文化發展中，特別值得本港深思的一個問題，便是澳門人並沒有跟風一樣的去取葡萄牙語的姓名。這與本港幾乎人人一個英文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港澳同樣作為中國的特區，也作為嶺南文化的重鎮，其中的差別，確實令人慨嘆和警醒。如今已不再是火紅的激情年代，我們沒有必要將這種跟風於英文名潮流的做法稱為「洋奴心態」。但是，這一現象背後的社會心理，確實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思。所以，若從英文名這個簡單的視角入手，我們不得不說，本港部分人士擔憂的文化邊緣化，其實本質上是一種殖民時代的文化優越感的邊緣化與焦慮症，而並不是香港本身固有的文化的邊緣化和消失。

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不可否認，在本港，部份人對殖民時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存在着某種眷戀，因而形成了今日的「遺老」群體；而另一方面，這種心態的延續，也帶來了本港一些年輕人的價值觀與認同錯亂，形成了「遺少」階層。這就是今日香港深入推動國家認同教育的一個巨大障礙與阻力之一。例如，在講述具體的某個問題時，一句話中總是帶幾個英文單詞，濃厚的港式英文，實質上成為了一種不東不西、不土不洋的「四不像」。

但是，這種現象似乎並沒有引起教育界或是社會的重視。相反，由於太過日常化，反而令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在這種理所當然的背後，便逐漸形成了部分港人心中對內地同胞或是新移民階層的文化優越感。故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產生了後殖民時代的文化焦慮。



■參加澳門藝術節街頭巡遊的遊客

今日的香港，必然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與中國內地的交流與往來更是頻繁而深入。試看每日經過羅湖海關出入香港的人數，幾乎是呈翻番式的增長。內地文化究竟會不會「侵蝕」本港的文化特性呢？毫無疑問是不會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首先，內地也是一個多元的文化體系。中國是一個擁有着五十六個民族的多元文化國家，即使是在漢族內部，不同的地域也存在着不同的方言與文化體系。若一定要言說是內地文化影響到香港，則首先要界定是內地的哪一種文



■在澳門街頭表演的民間藝人

化會影響到香港，這是邏輯思考上的必然要求，也是分析問題的本質與核心。

其次，內地是香港文化繁榮發展的堅實保證與後盾。本港市民應當以建設性的積極心態看待內地在本港文化建設中的作用，而非總是以負面和消極的目光與神情去北望神州。以新光戲院的存續發展為例，恰恰是因為有了大量的內地劇團來香港演出，才帶動了新光戲院的紅火與昌隆，也才能夠讓市民們認識到嶺南文化的重要性，也才最終會有了在新光生死一線的最後時刻，市民們共同的努力與付出，從而保住了新光戲院。

文化的謙卑，帶來文化的共融。漫步於天水圍，不同的內地方言應該是本港文化

發展的資產而非負債。目前，本港的文化事業，在表面上看確實欣欣向榮，不同的藝術團體競相登台獻藝，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但是，在表面繁榮的背後，也應當認識到當前文化發展的缺陷與不足。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心理態度的調整。文化是多元的，也具有一定意義的相對性。因而必須要以謙卑、恭敬與平和的心態去看待文化的交流、碰撞與發展。尤其是處理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更是應當以健康、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祖國內地的人或事。香港已經回歸祖國長達十五年之久，一直有人提出要實現政治回歸以外的人心回歸。那麼，人心回歸的第一步就是文化心理。多元，是本港長期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觀，但是多元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狀態，而是處於動態中的一種發展類型。香港曾經包過多種的外來文明，那麼在已經回歸祖國的今日，包容內地文化，以促進兩地文化和諧共融發展，便是日後文化規劃應有的題中之義與具體要求。

文、攝：徐全